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六辑

九妮

李超杰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/ 第六辑

九妮

李超杰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妮 / 李超杰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9

(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212-0259-5

I. ①九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9365 号

九妮

作 者: 李超杰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程远图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135 千

印 张: 9.75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259-5

定 价: 3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近照

李超杰 回族，1973年生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1999年参加工作，2001年5月起任砀山县文联办公室主任至今，主攻小说创作。

1996年开始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作品，先后在《清明》《大时代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海外文摘》发表中、短篇小说《蛮大爷》《胡二马月》《九妮》《拘留》《酸葡萄 甜葡萄》《囡囡的小鸟》《记忆中的槐树林》等；2008年在《安徽文学》发表长篇小说《惊天绑架案》。2014年在《海外文摘》发表长篇小说《月牙堤 月牙河》。2017年长篇小说《你上东来 我上西》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项目。多年来，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上共发表小说作品80余万字。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吉狄马加

副主任：邱华栋 邢 春 王 冰

编 委：胡 嘉 谭 杰 程远图

陈 帅 王锦方

自序

一直以来，我都认为自己写的小说是超凡脱俗的。如今中短篇小说集要出版了，我才去回头看自己这十几、二十几年前写的东西，不看不知道，原来自己以前写的东西竟如此拙劣，甚至有那么一些短篇更是让我羞愧难当得直接撕掉了，真真地把自己羞臊得不行。既然被鲁迅文学院和作家出版社选为出版书目，也不能不挑几篇出来，挑来拣去终选出这么几篇。其中《九妮》发表在2000年12期《民族文学》，属于这些中短篇小说中发表级别最高的，所以就用这篇作为首篇与整部小说集的书名。2000年的时候，也是我对创作最沮丧，也最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写作的时候。在这之前的1996年，我仅仅通过一名编辑的推荐，在省级文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。之后的几年，我一直就写不出能达到发表水平的小说来。我也自费出去参加过一些笔会、改稿会，期望认识一些名家，希望得到名家的指点。然而，每次带着希望出去又都带着失望回来，那些所谓的名家不过是为了一些出场费与大家合影、签名。没人真正地指导你怎么写作，回家后还是要自己盲人摸象般地去估摸、探索，还是需要自己慢慢地积累、沉淀，多写多练。

好像是在2000年的九、十月份，我又带着希望去北京参加一个某大型期刊的改稿会，两三千块钱花出去，又是一样地一无所获，只不过看了几个一点也没兴趣看的景点，刚刚到家还没卸下简陋的失望的行囊，我邻居——一名经常去清真寺礼拜的乡佬看到我，说有我一封信寄到清

真寺里了，让去拿一下。我随口问了句，信封里的信是厚的还是薄的？如果是厚的，我想那不过又是一封退稿信，我就不去拿了。但，那乡佬说信件很薄。我惊奇起来，急忙问，是哪里寄来的？乡佬说，好像是北京什么地方。我再也不顾得问下去了，就跑向清真寺急急地去找那封信。果然，信件是《民族文学》时任副主编叶梅寄来的，上边有叶主编手写的短短几句话：“您的大作《九妮》已通过三审，将于近期刊发，望勿另投他刊，并期待您精彩的下一部。”当时激动的心情，我至今也忘不了，我不认识《民族文学》的任何编辑，也没有通过任何人的引荐，只是用了一封平常的挂号信，我的作品就收到了用稿通知，并且是国家级的文学期刊。短暂的等待之后，《九妮》在《民族文学》2000年12月份那一期的头版头条发了出来。

从那以后，我对写作开始自信起来，认为自己摸索到的写作路子是对的，也不那么焦躁着急于求成了。我开始写我心中的人物与故事，开始打磨自己的语言风格，开始把自己的所思与所悟慢慢地写出来。我也许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大作家，但，只要能把我心我思表达出来，而且，这些表达会越来越多，也会越来越深刻，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人生。还有很多鲜活的人物与精彩的故事在等着我述说，我的写作路还很长。不说了，我得去写作了……

目 录

九 妮	1
囡囡的小鸟	21
拘 留	28
酸葡萄 甜葡萄	69
家西有个伍老旺	120



九 妮

九妮的爹娘成亲那年，农历闰九月。老迷信的说法：闰年是缝不得新被子的。九妮家姥姥把这茬给忘了，觉得孩子办喜事，一辈子就一回，自己不吃不喝，砸锅卖铁，也要给闺女缝一床三新的铺盖。

九妮娘头生生了九妮，是个丫头。九妮家姥姥这就起了心病，逢抽签、算卦、跑马前课的一问，说是九妮娘犯了九女星。

“天老爷！犯了九女星是要连生九个丫头的！九个丫头……那还不要了俺孩子的命！我真是老糊涂了！”九妮家姥姥见天失了魂地念叨，“咋就忘了在新被子上缝个旧补丁了呢？！真该死！让我这老糊涂活着还有啥用？丢三落四的一点也不让人怜惜！”

其实，头胎生丫头一点也不怪，九妮家姥姥偏就认准了这个理，那个后悔呀！恨不得能把自己给剥剥吃了。

九妮家姥姥，把从鸡腩里抠出来的钱，拍到算卦的手里，求个破法。算卦的翻翻眼皮说：“能推碾子就能拉磨，会算也就会破，没有三把神沙，哪敢倒反西岐。”

九妮家姥姥说：“灵验了，另打好酒谢您。”

于是，算卦的密示一个绝方：“老面头包狗牙九颗，立堂屋门口，使出吃奶的劲往南扔。头生妮子起名还须带个‘九’字，管保您万无一失。”

九妮家姥姥心中欢喜，当下起了一大堆带“九”的名字。后来，单把“九妮”叫成了。也叫“小九九”“九祸害”啥的。那多是大人因喜、因恼

了的缘故。

算卦的也许是灵验了，却害苦了九妮，九妮下边挨肩来了四个弟弟。

九妮会爬时，娘便有一把没一把地少管她的事了。会跑了，娘又让她一手牵大弟，一手摇二弟。等到四弟也会满地跑了，娘又要她做饭、割草、拾柴火，外带照看三弟、四弟，别让他们溜水边、站井沿、扒墙上埂、爬树掏老鸱。

“大弟、二弟谁照看？”九妮不解地问娘，“他们俩都长了一身的能肉，净去拿棍戳马蜂，掀屋檐逮麻雀，拾坷垃砸长虫。不看着、管着点他们可不行。”

娘故意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们长大了，有点不听娘的话了，还总是欺负俺小九九。哪里见过这样的能孩子？还光吃饭不干活。娘一恼，把他们送学屋里让先生老师替我‘捋理捋理’去了。”

“先生老师耍不？”九妮怯生生地问娘。

“耍！哪能不耍？耍得烫手，耍得拿棍戳！”娘故意咬牙切齿地说。

“那……”九妮想了想又问，“先生老师长得啥模样？”

“啥模样——嗨！都长得驴脸挂蜡似的，丑得跟猪八戒一个样，满脸的枯树皮。男老师还不许他剃光头，女老师不许她扎小辫，不能看！女孩和胆子小的孩子看见了，夜里睡觉准得尿床发吃声。”娘脸上故意露出嫌弃的样子说。

“哎哟喂！男的不剃光头，长了还不剃挠死啊？”九妮不解地问。

“哪能会不剃挠？剃挠了就扛呗！天天蹲墙旮旯里，‘哼吱、哼吱’地扛，剃挠死了，就让你弟弟他们抬了扔屎茅房里去了。狗又不吃，猫也不嚼的，你说不扔屎茅房里扔哪里去？”娘龇着鼻子说。

九妮也跟着娘一起龇起了鼻子，嫌弃地笑着先生老师的邋遢样。半天后，九妮吐了口唾沫又问娘：“先生老师用针和锥子扎人吗？”

“扎！先生老师用的针，都是上鞋底的老牛角大针，锥子是穿玉米棒子的粗铁锥子。还罚学生认稠字，数那没边没沿的洋字码子，也不准用手指头，也不准用脚指头。数不上来，哼！先生就一边扛着头，一边拿锥子

扎学生一下。你说够他们受得了不？”娘跟九妮说着，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，还笑出了两眼的泪花子。

九妮讪讪地笑了两下，又愁愁地叹了口气，跟娘商量着说：“你得去给那先生老师说说，不许他扎我弟弟，看他那脏样子！吓着我弟弟，我可依不依。”

“看在俺小九九的面子上，娘以后抽了空去向那先生老师求个情。你看看俺九妮多听娘的话，还从来不让娘生气，娘说啥也不舍得把俺九妮往学屋里送。让那先生老师急得跺脚，也休想拽俺小九去他那学屋里。”

九妮歪了头害羞地说：“女孩家哪有惹大人生气的？！娘叫干啥，我就干啥，咱也不打一个。娘没活儿指派了，我也不能闲着呀！哪有活儿找人的？都是人找活儿。”

三弟、四弟后来也被娘送学屋里让先生老师“捋理”去了。剩下九妮一个人，干啥也孤单单的，特别是大人都上工干活去了的时候，她身边连个说话的也没有。九妮想，在家要是做错了什么事，娘也许就恼了，就能把她也撵学屋里挨先生老师的“捋理”去了。那也总比自己孤单单的强呀。

第二天，当着娘的面，九妮打碎了一个碗。九妮低着头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偷偷地瞟娘一眼，怕娘真的恼了，又盼娘赶紧恼了。娘却一点也不恼，拾起那个烂碗远远地扔了。

九妮忍不住问娘：“娘，你咋不恼？”

“打就打了，有啥恼的？”

“打碎一个就少了一个呀！”

“管他娘的，旧的不去新的还不来呢！娘总不能不和闺女亲，去和个破碗亲。你打碎了碗，娘打你，那娘以后和碗成娘俩去吧！到老了让碗孝顺我，给我掖掖被角，送口热汤热水……”

九妮笑了，九妮知道碗做不了这些，自己能，自己还能更疼娘，帮娘干更多的活。可，自己毕竟打了一个碗呀！要两斤多小麦才能换一个呢！九妮就扯着娘的手让娘打，娘就是不肯打。九妮央求着娘，哪怕轻轻碰自

己一下也算打了，娘却一下也不肯碰九妮。娘说，半下也不舍得碰，打个碗就把俺九妮吓得脸蜡黄了，俺还没找它算账呢。以后，让它再敢吓着俺小九试试？！

“那……娘，你把我送学屋里，让先生老师狠狠地‘捋理’一顿去吧！”

娘吃惊地看了九妮一会儿，半天后才说出话来。说，娘才舍不得呢，谁舍得把自己家的好孩子往学屋里送？送那里边去的都是吃一个豆扁俩瓣的能孩子，到里边又打，又训，耳朵能拧半尺长。娘说啥也不肯把她的宝贝闺女送去学屋里……

九妮听得头发梢都竖起来了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再也不提让先生老师狠狠地去“捋理”自己一顿。几天后，九妮拾柴拾到学校跟前，想看看里边到底是咋样“捋理”小孩的，她又怕夜里做噩梦，不敢近前。给自己撑了八百回胆，终于战兢兢地拣处矮墙豁口，把柴篮子踩脚底下，只敢露半个小脸地向学校里望了起来。半天，九妮也没下来柴篮子。那天，九妮草棒大的柴火也没拾着一根。

吃饭的时候，九妮端着碗偎到娘的脚前，讨好地向娘笑着说：“娘，让我也上学吧。”

娘再想哄她吓她，九妮噘着嘴，眼泪汪汪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，一股脑地都说了出来。

娘一下子变了脸，说：“日子苦得黄连汤一样，你个丫头片子，要上哪门子学？”

九妮想说：“我要认字，我要识数……”

可九妮的上下牙仿佛长成了一坨似的，就是张不开个嘴，眼眶里的泪水倒是不值钱地一嘟噜、一串地往外涌，堵也堵不住，把个九妮的衣襟都弄得湿透湿透的了。

最小的四弟，一点都没眼色，从九妮身边走过时，手贱碰了一下她的辫子。活该四弟做了九妮的出气筒，她站起来把一碗饭都扣到了四弟身上，好在饭里九妮的眼泪多、热汤少，要不一准烫掉四弟的一层皮。四弟

只揉了几下眼，九妮却哭了又哭，说四弟打她了，拽她头发了，生疼生疼地都快疼死她了。

邻居婶子、大娘过来劝九妮，说：“你四弟那么小，他能打你多疼？”

“他小？他小？他都上学了他还小？”九妮的那个凶哟！牙齿都要长到嘴外边去了。

“打你哪了？来让我看看。”

“就不让你看，从头到脚都打了！”

“哪儿疼？”

“浑身上下都疼！”

九妮娘对那些劝九妮的婶子、大娘说：“你们都别理她，让她使劲凶去，我看她还能翻了天了？”

过几天，娘做菜窝窝，没做满锅，奢侈地抓了两把好面，贴了两个巴掌心大的白面饼。娘把一个分了四瓣，另一个牙印也没印一个，偷偷给了九妮，说：“别跟娘怄气了，娘给你专门做的好面馍，快吃了，别让你弟弟他们看见了分你的。”

九妮接了，跑去门外把白面饼偷偷地藏在贴身衣裳口袋里。弟弟们放学后，九妮把大弟叫到没人处，掰一块白面饼在大弟眼前晃：“看我的好面饼，想吃不？”

大弟眼睛里冒贼光，上来就去九妮手里夺，说：“哪来的白面饼？我要吃，你快点给我！”

九妮对大弟说：“只要让姐跟着你去上学，姐就给你吃一块。”

大弟问九妮：“你认得‘啊’‘喔’‘鹅’不？”

九妮傻眼了，急忙问弟弟：“啥样的‘啊喔鹅’？除了咱庄的人，我还认得咱姥姥庄上的人。”

大弟鼻子都“嗤”歪了，说：“你得从一年级开始上，和四弟上一个班。”

九妮找到四弟，把剩下的半块白面饼给了四弟，四弟说：“你有新本子、新书、新铅笔吗？”

“……”九妮愣住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咋……咋样才能有新本子、新书、新……铅笔？”

“去学校交给老师五毛钱的学费，老师就发给你了。”四弟说。

九妮从娘的盛钱葫芦里，偷了五毛钱，做贼似的溜出了门。她半道追上了四弟，喘着粗气说：“咱娘让我上学了。”让四弟看自己手里的那五毛钱是真是假。“弟弟、好弟弟，让姐和你上一个班，中不？”九妮拉着四弟的手说。好像四弟说不中，便不中似的，她讨好地替四弟背书包，牵四弟的左手，过不一会儿，又换右手。甚至还要背着四弟走。四弟领九妮见了老师，老师发给九妮一套新本子、新书、新铅笔。

课桌是一块长木板，一排学生一块板，两头用砖垫上，老师抻了两抻，用粉笔画了两边，说：“就坐这儿吧。”

九妮把书闻了又闻，摸了又摸，心里那个痒痒，就要把人快活死了。九妮对前排的四弟说：“真好闻，真香，真滑溜！”

九妮腚下的砖头还没被暖热，娘就撵来了学校里。娘拽起九妮就往外拉，九妮的手像个不会水的人掉进了深水里，乱抓乱挠，渴望捞根救命草。娘使劲往外拽，九妮使劲往里挣。九妮终于抓住了课桌，死抱住不放，课桌稀里哗啦地被拽翻了，拽翻了也不撒开。娘又来掰她的手，掰开左手，九妮就挣了右手抓；掰开右手，九妮又挣了左手去抓。刚刚十岁的九妮，到底拗不过娘，就招鬼撕了一般地号，号得没了个人腔。

娘对围观的老师和学生说：“打天跺地，找不见九祸害的影子，谁知道她偷跑学屋里来了。”

九妮大口大口地咽着眼泪，呜呜咽咽地说：“我不走，娘……人家都上学了，你让我上几天学吧！求你了，娘——就上几天！求求你了娘，我保证不误刷锅洗碗，不误割草拾柴，不误……”

娘虎着脸说：“上学不当吃不当喝，闺女家要学也得去学点有用的，回家我教你针线活。”

不由分说，娘把露着半个脊梁骨的九妮硬拖回了家。

九妮委屈得三天不吃不喝也不下床。第四天上，娘织了一块柳条纹

布，给九妮做了个花褂，趴九妮头边，捋顺了九妮耳边的头发，说：“哪里有真跟娘生气的孩子？娘打是该打的，娘疼也是该疼的。哪能只兴疼，不兴嚷的？娘受罪十个月生下的孩子，若都记着娘的仇，生着娘的气，哪里还有做娘的活路？”

“你说上学能治啥？一本子厚书，里边的字密密稠，肩挨着肩，头顶着头，伸着胳膊弯着腿，还有的腰间挂着俩蛋子，学它有啥用？看了还不够让人头晕眼昏的，我可不舍得让俺小九去作那个难呢。起来！试试娘给你做的新衣裳。”

九妮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便被娘没费劲地拉了起来。坐在床沿上，任娘把衣裳给穿好，扣好了扣子。娘说，还是她的小九九最听娘的话，恁听话的闺女，顶好看的衣裳也得先给她的小九穿，顶好吃的馍饭也得先紧着她的小九吃。穿身上，吃嘴里，总比上那要命的学强八百帽头子！娘说：“下床来，让娘看看衣裳合身不？”

九妮听着娘温柔的话声，就一个劲儿地想笑，可嘴还特意地噘着给娘看，鼻子里还有委屈的哼哼声。娘看着九妮穿上了新衣裳，说：“哟哟哟！我的天！这是谁家的闺女？咋长得恁俊？赶明几个，挑好样的给她说说个婆家吧！”

这下，九妮是真的笑了。即使不笑，娘又给梳头，又给做荷包蛋面条，还能再生娘的气吗？打那以后，九妮再没提过上学的事。跟着娘和婶子、大娘学会了一手好针线，谁见了也会夸九妮的活好。四个弟弟从小到大的衣裳、鞋都是九妮做的，四个弟弟长大后，没费啥劲都挑上了好媳妇。多亏是九妮做的衣裳合身合体，穿上头是头、脚是脚的。

九妮把四个弟弟从小到大的鞋样，都夹在两本书里，一本语文，一本算术。那是九妮交了五毛钱老师发给的。四个弟弟教了九妮一百遍，九妮仍然弄不清哪本是语文，哪本是算术。语文也罢，算术也好，有什么要紧的？要紧的是四个弟弟后来都娶妻抱子了，还把布料鞋料往九妮家里送。九妮用娇嗔的眼神剜着弟弟，说，姐伺候你们到几时？这辈子就喜欢穿你们姐做的衣裳、姐做的鞋，一个个地倒把你们自己的媳妇都闲起来了，你

们这能是心疼姐？姐是人家的人了，你们大外甥也十七大八的了，姐能会没一点自己的事？弟弟们憨笑着，任九妮数落，过不了几天照样送布料过来，有时候，甚至还把他们媳妇穿的布料一并送了过来。要是哪个弟弟月把四十没送衣服料、鞋料来，九妮就会回娘家看看，问罪似的跑去弟弟家，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得罪那个弟弟了。

九妮嫁的男人会给人看病，手艺不是太坏，四村八寨的邻居，谁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奔了来讨药吃。日子过得说不上大富大贵，手底下活泛钱还是不缺的。九妮算过细账，三两年地里不收成，吃不完囤里的陈粮，动不着银行里的存款。到了儿娶媳妇，闺女离门，哪一个也委屈不了他们。

若算处都打算处来了，天底下还有谁的日子不好过？老天偏就不给人一个囫囵的世界。1963年的大水，让九妮回想起来时还害怕得要死，1991年却又来了一场更大的。1963年的大水，冲走了九妮一双才穿了半年的新布鞋，害得九妮打了一秋天的赤脚。1991年的大水一退，九妮就着手盖起了新家。可，新家刚盖了一半，九妮心却野了、坐不住了，吃饭的工夫，也端着碗往外边跑，家里的活假着手，却辫梢也抓不着她的。家里忙得一个人掰两瓣使，她这是钻哪里看热闹去了？

大水过后不久，不远邻村的一些闲散妇女，结着伙、搭了群地往苏州、江南一带去要饭。也不是谁家就缺吃少喝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是她们见有一个人去，三两天转回来，又是大包背，又是小包扛的，到家抖给村里人看，尽些些鲜艳的四季衣裳，上边连补丁也不曾打过一个。这才招惹得大姑娘、小媳妇每根筋都绷得邪火，缠住人家问这问那，问得人家答不上来，就戗一句：“你自己去一趟，不就啥都知道了？”

九妮心里说：只要今夜里睡着了还能醒回来，赶明几个，非得去一趟苏州不可，不信江南拴着专吃她九妮的老虎！主意打定，九妮看着泥水匠干活，心就急，一日不完工，便添一分火；两日不完工，便多两分的煎熬。急火攻心，居然给病倒了，一口水也不想尝。任丈夫是医生，药吃五味，针打八剂，就是不见病有回头，急得丈夫嘴唇上，也跟着起了许多的